恩坡散稿 五

志感錄
定阡志
墓誌銘
行狀

5563.8
3123
v.5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恩坡散稿卷之五

文類

志壙錄
叙志壙錄
錄
墓山記
墓儀説
定阡志
先山事實
占山始末

東244106

彌勒山記
遷窆日記
遷窆節目
墓誌銘行狀
從祖姑恭人沈氏墓誌銘
外祖考左承旨金公墓誌銘
諮議權公墓誌銘
通德郞金公墓誌銘
韓潤卿墓誌銘
金仙媪壙誌銘

叅奉韓君墓碣銘
府尹趙公墓誌銘
通德郎金公行狀

獨勤人說
歲寒日記
遺產簿目
先妣行狀
從祖姑恭人沈氏墓誌銘
外祖考左承旨金公墓誌銘
族叔祖公墓誌銘
通德郎金公行狀
贈參議公墓碣
參奉權公墓碣銘

息坡散稿卷之五

志憾錄

叙志憾錄

人於其親欲無憾於養生送死者固凡民之常情而貧而有不能無憾者令使天下之人皆有鍾鼎之享府庫之藏雖非仁人孝子亦皆庶幾乎無憾已矣惟古之君子貧而亦能盡力而無憾如子路之百里負米王延之體無完衣而親極滋味欲其無憾於養生也范訓之負土成墳郭平之賣身營墓欲其無憾於送死也悲夫數人者固貧矣而猶自以盡力而無憾

此所謂仁人孝子而異於凡民也顧余三歲而孤而家且貧然尚能有良田数十頃足以躬耕而養母勞不至負米貧不至體無完衣而頑鈍怠惰不自力以給菽水既而罹禍怵然有慚悔之心深欲自盡於送死一節以效古人而凡自致力者終亦不能負土而賣身嗟夫古之凡民之受田十畝者亦足以養生送死今余之貧比之受田之民可謂富矣比之數人者不啻勝於倍蓰而既不得養生又不能自盡而無憾於送死此豈特有愧於數人者亦凡民之罪人也嗚呼鄒孟氏以為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

當大事此謂送死之禮不可復為也為人子者雖無
憾於養生猶可以尤謹於送死況余不孝欲自盡於
送死又不能無憾其亦天下之罪人也凡於襲斂窆
葬祭奠之節為余所憾者列書為錄以志終身之憾
又書儀文節目之自先世遵行而參以朱文公家禮
或有一二異同而間以愚意參酌庶不悖情理者總
為一編因附墓地記志行錄遺事而槩其為書聊以
志憾故名曰志憾錄使余子孫知余之不孝養生送
死皆不能無憾終有愧於古人而為天下凡民之罪
人也若其節目之遵遺意僉約者及自先世遵行參

以文公家禮者皆欲為後世子孫之永式云己丑十
月五日泣血書于坡岡之墳菴

録 三十一條

襲衣用綿紬

辛酉 先考喪纔經大喪財力匱乏襲斂衣衾皆
用綿紬惟幎目握手幅巾用毛段故 先妣嘗戒
不肖曰我死財力雖裕不可一毫侈於前喪而自
惟念寧有餘憾不可負遺意一皆用綿紬惟下裳
宜用紅色而市廛無紅色綿紬不得已用水花紬
導遺戒之意反無所據此為大恨

含用貝珠劣品

禮含用珠玉錢貝有貴賤等殺之別而國俗通用貝珠蚌蜃所胎者品以光氣明潤色如虹暈為貴蓋含之為禮其義甚重所可以致誠者不啻如衣衾棺槨之周身而臨急取市品皆薄劣或有以奇品求售而價過百錢不能辨遠外兄有宿儲取用品不如求售者自以百錢難辨而用劣品此為大恨我死但含米勿用珠庶可敘痛不然是謂我死而無知也

小斂衾用水花紬

襲衣用綿紬既遵遺意衾亦宜用綿紬而綿紬性
脆薄衾為裹斂有異於衣欲以稍厚於綿紬者用
之遂用水花紬既而思之欲為裹斂之牢固既違
遺意則宜用廣織之屬而彼此皆無據小斂衾既
用水花紬大斂衾亦宜用水花紬而大斂復用綿
紬蒼黃哀疚之中皆未得思量此固為恨而大斂
衾之用綿紬亦由於不忍違遺意之一端也

小斂補空用綿絮及浣濯弊衣一事

先妣平日未嘗服輕暖華美之衣常服之稍不垢
弊者亦皆典賣以備粢盛之需違世之日只有復

衣一事及浣濯弊袴裳而已禮襲用衣無貴賤通用十九稱而無一稱可備婕妤所襚之外皆以綿紬着絮為衣其狀方正無領袖或大或小俗號為斥衣者造為十二事以備襲斂而常服袴裳垢弊不堪用故初欲不用矣斂時補空臨急不足不得已以綿絮一稱弊袴一事補用家貧雖[illegible]豈不能備一二衣而初未詳量致此窘急未免以垢弊之衣苟充於不可復為之地此為遺憾之家大戒死襲衣中必用常服一二其餘補空全用浣濯弊衣袴入地之後庶無所憾苟違此意非我子孫

大歛入棺補空用綿絮及白紙十幅

小歛補空既致苟艱故造斥衣十餘事欲量宜補空及入棺尚有空缺遂以綿絮卷塞排鋪而綿絮浮輕終不平正以白紙十幅鱗次平排務極平正仍下天衾盖俗於治棺之時慮其補空之多全無餘剩於小歛摋入棺之際撼頓狹窄之中有不忍見不肖心嘗非之故申飭工匠務令寬濶雖致補空之苟艱重貽憾恨猶以入棺之安爲幸

小大歛倒裳用單大歛衾無絮

小大歛倒裳皆不宜用單大歛衾亦宜着絮以取

其厚而哀疚之中不能細察司貨檢事者以綿紬
綿絮之多用為難裳皆用單衾亦無絮臨歛始見
其誤而無可及此亦為恨

棺材天地板用左右各有白邊一寸許者
我國松木惟産於太白五臺二山者為良其中體
大無白邊者為上海邑所産之松雖無白邊不如
太白五臺松之略有白邊者蓋其為性之厚薄彼
此不同也貧不能預備壽木臨急取用幸得太白
所産而天地二板左右皆有白邊一寸許四隅板
品好而此為大憾

葬用槨厚縂一寸五分
家禮司馬温公曰槨雖聖人所制自古用之然歳
久終歸腐爛徒使壙中寛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
俗多從温公説不用吾先世或用或不用故親戚
皆勸不用而愚意若慮其歳久腐爛又安用棺聖
人制棺槨欲其保棺於槨未腐之前保身體於棺
未腐之前且不忍以尸柩親土之意此其仁人之
心也愚意不以温公説爲是遂定用槨而財力未
周槨厚不得如棺厚三寸縂用一寸三分如俗板
之薄此固爲恨

朝祖不得用輁軸

儀禮朝祖載柩用輁軸盖不欲使役夫舉棺以失謹重之意而其制狀如長牀轉之以軸工作約八財力不多而衆議以一時所用費力造作為難未免撓於衆議而不用此亦追悔侇床新造坐板用之

喪轝用竹格

禮柳車之制無可攷俗所用喪輿務極華耀殆甚繁亂故不用或有依竹格狀為之上盖下帷此最可用故用之而兩杠四桯皆穿鑿不精若欲新造

約八三十金未免以財力之難而因用之蓋惟稍
潔而亦不如新造此亦不能無恨
石灰總用四百四十斗
自先世用灰七百斗蓋欲取其完厚而檢察事役
之人妄以己意減二百餘斗方灰畢等始聞其事
雖悔莫及
壙不用炭末瀝青
禮壙底用炭末槨內外用瀝青蓋炭末所以避木
根瀝青欲其年久凝結以取堅固劉氏璋云嘗見
前人葬墓以松脂溶化灌槨外其厚尺餘後為人

侵掘斧斤不能加淂免大患此其勢必然也先儒所論不一或譽或疵而愚意决欲用之及治壙諸人皆以為既用地灰不必用炭末又云地中理不可測若有火氣松脂必為害此言亦不無所據且有遷墓之意故姑皆不用既而悔之人事不可知安保其必遷若為永計不用瀝青為大恨

上食朝夕奠朔望奠遵遺意務從節約

先妣嘗語不肖曰人死三年饋食當如生時不可一毫過侈且吾家素貧余又不喜豊饌朝夕之供不過蔬菜乾魚我死凡於祭奠一有異於常時非

事死如事生之意也不肖遂遵守遺意凡上食只備飯羹蔬菜魚肉中一器而已朔望奠亦不過餅糆湯炙一器而已祖奠俗之所重皆用油蜜果而亦不用但稍加於朔望而已此皆欲遵遺意者至於葬前朝夕奠自先世連奠果脯醢中一器而拘於艱之或未免但依奠酌此為遺憾自虞祭自有先世祭規不別論

凡此十餘條皆不肖之深所憾恨而若其襲斂之用綿紬賻奠之不豐侈皆遺意之節約可為後世法式為吾子孫凡於喪祭衣不可用錦繡

綾羅緞不可用油蜜果之屬也

奉柩朝祖

奉柩朝祖禮也蓋其禮像平生將出必辭尊者之義而俗皆畧而不行或以祠堂狹窄而廢之或以遷動之不安而廢之但以魂帛銘旌行之苟祠堂之狹窄誠有難行苟憂其遷動亦何以奉靷行遠遂哉吾家自先世亦畧而不行不肖無狀固不能盡行先世所行之禮豈敢以禮經所在創先世所不行之規而此固禮之大者先去之不行恐亦由於因循未遑且祠堂大門之內中門之外寬敞可

行故遂決意行之

朝祖後遷柩于廳事

古禮朝廟厥明即其廟載柩以行檀弓所謂周朝而葬者是也而温公書儀朝畢遷于廳事蓋為其經宿廟庭之不便而取其辭尊者不敢復入故處之義也吾家自先世既略奉柩之禮故此亦不行令行奉柩之禮亦宜行此禮故遂行之蓋此禮不但為其不復入故處之義亦示其將出之意由堂室而至廳事也初於成殯之時以生人居處之不便已移延外別寢今遷廳事反非將出之意知禮

長老或以為宜遷外堂而愚意遷于外堂不惟失於內外之別抑念廳事平日之所嘗起居初雖以生人居處之不便奉移別寢今將維室堂也不忍以將出之意不復設床帷於常所起居之處遂決意遷于廳事

設遣奠於大門之內

禮轝夫納大轝於中庭載輿畢祝遷靈座柩前乃設遣奠而俗皆於門外大路設席載輿仍行遣奠吾先世亦循俗行之蓋外門或狹小難容載輿而出也路上設奠不惟溝渠糞壤之不潔人馬雜沓

喧嚻不止行事於紛亂忩擾之中情所不安遂行於門內初恐大轝之難出外門欲用小轝先載設奠出門載大轝矣輿夫以為門大足容轝無憂故不用小轝

玄纁用三玄二纁

禮玄六纁四各長丈八尺禮疏有三玄二纁之文而自先世用玄纁各一 先妣在世時不肖為還窆先墓備玄纁各一而所嘗經 先妣手澤者故初欲用之既而以禮尺準考有違尺數遂又改備各一因念前所措備者雖違禮尺既經手澤情不

忍不用欲皆用前後所備而玄纁皆為二既違先
世所用又非禮文遂更備玄一依禮疏三玄二纁
之數而用之庶幾如魯人之贈也

題主奠因舊奠脯果不改加設餅麵湯炙

禮題主無設奠之文但云炷香斟酒此其意以為
飲食神之所依新成木主遽撤舊設之奠神理冥
昧有不可測但改奠酌以成其事而不撤舊奠可
見義意之微如懷祝不焚之意我國儒賢之所論
而吾家自先世改設盛奠因念禮意甚微有不可
不從亦不敢全廢先禮遂因舊奠脯果而加設餅

糆湯炙比固愚意之妄度謀欲並得於禮意人情者然且恐彼此之并失而揆以常情亦或無大悖於情理者欲詢知禮長老而質之

設遺衣裳於靈筵

家禮註高氏曰古人遺衣裳必置靈座既而藏於廟中當從此說云此固三禮啚用畫像之餘意而吾先世不用蓋世用遺衣四龕考妣八位遺衣皆藏廟中患難流離之際慯褻遺失勢所必至初不如不用之為愈此其慮遠之深意也因念不肖年十五先妣以一単袷上衣執其領而衣之泣而

教不肖曰此汝　先君所嘗服今汝長大衣此可見其長短且汝不識汝　先君儀容可以此想見其髣髴也不肖亦泣而衣之既服而弊而不敢褻焚之尚憶其衣皺痕垢跡宛有遺澤之不泯顧余鹵忍生不識嚴顏幸有此衣尚可見儀度之萬一固宜奉置巾笥以寓羹墻之餘慕終吾身可以焚之而童騃之心不知其可哀而服且焚之至今追悔　先妣所嘗服之衣垢弊不用於襲斂者衣一裳一腰帶一帽一襪一奠前設之椸上而置於柩前葬時裹以紙並魂帛箱奉置魂輿返魂仍置靈

筵惟其垢弊也故凡可以想像儀形者愈多嗚呼痛哉未葬猶見柩既葬而漠然無聲容之可接人情頑忍愈久而易忘時見遺衣可想其笑語起居如復在膝下庶可少慰無窮之痛遂欲奉置靈筵以終三年自先世既無藏廟之規雖不敢違亦欲因藏巾箱以寓終身之慕不肖身後即可奉埋墓所也

此以上六條皆禮之所在而先考之所不行也

如奉柩朝祖遷柩廳事之節禮之大者苟非祠堂狹窄後世亦宜遵行遷奠亦當行門內玄纁

之用三玄二纁雖是古禮今出於權宜一時之情亦非先世所行家禮且云貧不能具此數用玄纁各一亦可後勿復以令例倣行題主奠一節當詢問知禮長者而定之遺衣已有所定不復論

下棺用兩柱轆轤

家禮無轆轤禮記檀弓篇云公室視豊碑三家視桓楹盖其制斲大木如石碑立槨前後柱之穿中為轆轤下棺以繂天子四楹諸侯二楹以取具下棺之便而應氏云周衰禮廢諸侯僭天子故公室

視豊碑大夫僭諸侯故三家視桓楹深譏其承襲之弊而公肩假曰魯有初則可見其自古用此制夫子曰苟無矣歛手足形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哉其所謂懸棺而窆者乃謂其不用碑繂而以手懸緪而下之觀其語意苟非無矣亦當用碑繂不以為僭也嘗見家禮司馬公曰今人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懸棺以窆者有鑿隧道穿土室攛柩其中者此可見至宋時士大夫皆用隧道不以為僭而温公云古者唯天子得為隧道其他皆懸棺以窆今當以此為法温公之意全主簡易如不用椁

之意唯天子得為隧道者愚未知載於何書而亦不過援引如晉文公請隧之文然愚意古者諸侯之葬亦必不宜下懸窆隧道之制宜或有尊卑等夷之别而文公所謂者必欲用天子之制歟夫子所謂苟無実懸棺而窆者愚意亦疑其所謂懸棺者非謂其不用碑繂而謂其不用隧道也不然而如温公言唯天子用隧諸侯亦不敢用則離世降多僭禮宋時士大夫亦豈敢遽用其制哉人之葬也子而葬其親於土情可痛而有不忍矣今窆地為壙緩下棺而遽以土填築之必非聖人常制當

其無臭懸棺而窆亦無不可者亦聖人之意也然朱夫子既以温公說載之家禮 國法亦自大君王子皆用直下之制隧道一節今無可論而下棺之用轆轤今不可以應氏所譏嫌於僭禮不用也竊觀家禮柩底有鐶以索四條穿其鐶而下之雖無鐶用索兜柩底用布下之無論有鐶無鐶古人之於大事用心皆一庶無傾墜之患而猶云㝡須詳審今俗之以布下棺役夫雜沓皆不能用心齊一放下之際每患傾側幾至墜墮令人凜然抑念奚親之禮事之莫重古人用隧道惟恐其下棺不

便且用桓櫝兩柱之制今雖拘於國制不得用隧道而懸棺而窆亦不得安下地中豈獨安於心哉東俗偏陋皆以一時所用難於工作輒引家禮而不用仍因苟且於莫親莫重之事此非嫌於僭禮而不敢也特無自盡之心也且其工作之力不甚大吾家舊用轆轤不在故新造用之後世雖至貧歛以槃衣薄棺窆必用轆轤可也

發靷返魂別用魂輿

禮發靷奉魂帛升車返魂奉神主升車且云魂帛箱在其後無別以他車奉魂帛之文故俗皆用一

車獅為要轝簽割奉魂帛以新主置其後返魂奉
神主以魂帛置其後而俗於返魂必用魂馬轎外
亦用魂馬內亦用魂轎而墓遠不得自墓所用馬
輿轎必於返魂日備馬轎迎于郊外遂行於要轝
之前而至家此不惟禮之所無揆以常情全無意
義吾　玄祖晩隱公創意別用魂輿其制稍大於
要轝簽割奉魂帛於魂轝而前行以木主藏于篋
笥置要轝次行返魂奉新主於要轝而前行以魂
輿奉魂帛次行無魂馬轎迎郊之謬規其意蓋為
俗之用馬轎亦人情之一端而既不得自墓所用

之則迎郊無義遂用魂輿以奉魂帛庶幾無異於用馬轎之意且其行也必後於奉主之要輦亦不失魂帛箱在後之禮意也舊用魂輿尚在故修改用之

此以上二條具非家禮所在一則古禮一則又無可據之文而皆先世所用也如轆轤不可廢魂輿今雖用之後若墓遠無舁夫不用亦可但不可用魂馬轎也

祔祭祝文不稱孝子稱孝曾孫孤哀子

禮祔祭祝文孝子某謹以清酌庶羞適于顯曾祖

考某官府君躋祔孫某官云云此是宗子祔其父於曾祖之辭方告其曾祖宜稱曾孫而稱孝子者祔之爲祭以子而升祔考妣故稱子異於他祝無昭告之文此可見義意唐宋禮稱曾孫而家禮則蓋取士虞記之文也稱孝不稱哀亦爲其自祔祭從吉之義也父喪祔曾祖考並祭曾祖妣而祝文但云適于顯曾祖考更無援及妣位之語者亦只擧其所當祔之位也母喪祔曾祖妣不敢並祭曾祖考此卑不援尊之意也吾先世不用此例父喪祔祭祝云孝曾孫孤子某敢昭告于顯曾祖考某

官府君顯曾祖妣某封某氏諱以清酌庶羞適于
顯曾祖考躋祔孫某官云云母喪祔祭亦並祭曾
祖考祝文云孝曾孫孤哀子某敢昭告于顯曾祖
考某官府君顯曾祖妣某封某氏諱以清酌庶羞
適于顯曾祖妣躋祔孫婦某封某氏云云蓋其意
方祔父母於祖考祖妣只以當祔者為重有所不
安欲其祝辭之歸重於先祖也祔母於曾祖妣亦
並祭祖考者卑不援尊之意輕而有事必告尊之
義重也且其方附於祖妣事在一龕而只祭祖妣
亦人情之有所不可緣以忌祭之並祭考妣亦不

悖義也蓋此雖異於家禮吾先祖所行之禮亦天理人情之宜今不敢不從當祔位祝文先世亦一依家禮而無異同但不稱孝子稱孤子孤哀子比亦不忍遽從吉之意也

祔祭後埋魂帛

禮初虞後祝埋魂帛屏潔處而儀節云路遠則必至家三虞後埋之蓋返魂之義也吾先世必於祔祭後埋之墓所蓋其意有不忍遽埋必待其躋祔先祖而始埋之也今宜從之而有遷墓之意不宜遽埋且念殷人練而祔孔子善殷蓋其意期而神

之人情也今從周禮祔不得獨從殷禮然埋帛一節卽禮之小者虞後不埋已違家禮旣從先世祔後埋之禮則姑安主後因情推移以寓練而祔之餘意似不悖於情禮且欲還墓亦宜埋之永卜之墓故奉置主後過祥禫則雖未還窆亦當奉埋
大祥不入廟朔望設奠哭而行禮有吊者哭受
禮大祥入廟撤靈座而吾先世不入廟因奉几筵朔望設奠哭而行禮有吊者哭受但撤朝夕上食蓋將行禫事旣入廟而又出就廳事有所不便亦不忍遽撤靈座之意也如受吊一節古者將軍文

子之喪喪既除而越人来吊主人深衣練巾待于廟垂涕洟子游以為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此其義也吾先世喪禮或有異於家禮者而皆合於天理人情之宜寧過於厚而不失於薄深得於寧戚不易之意此固子孫之所宜服行而不敢違也但念既不掇靈座而遽掇朝夕饋食亦似異於不忍之意而不掇靈座既從權禮此又不敢違越於制禮之意歟不肖冥頑不死而若及祥期愚意欲因行饋食而但不哭朔望則依先禮哭而行奠似合情理亦當詢問於知禮長老而行之

此以上三條皆先祖所行之禮參以文公家禮而差異者也其所以異於家禮者皆有深意為子孫者當皆遵行不可妄謂異於家禮而或有違也祔後不埋帛祥後欲行饋食二節皆不肖之所權行雖非敢妄自違於先禮者亦不可為例於後

居喪葬前不離殯側廬次寢苫枕塊禫後始食肉

吾先世謹於居喪葬前處殯側寢苫枕塊小祥後始食菜果禫後始飲酒食肉一遵文公家禮吾先君居　曾王考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時當秋

冬之交日氣寒冽而處殯側廬次啜糜粥三十餘
日未葬而以哀毁下世嗚呼痛哉竊自念不肖平
日無一事盡子職唯居喪一節得不違先世所行
庶幾少减故必欲一遵先禮成服宿殯側廬次一
二日輒生舊患疝疾不得已入宿堊室自成服至
卒哭食粥或水澆飯猶食蔬菜而過卒哭胃氣虛
祔祭後未免從權食肉不肖之所可自力者唯此
一事而亦不得遵守禮制終違家法此皆不孝之
罪可痛而非可憾也
不脫經帶不着布網巾

居喪之禮非疾病不宜脫絰帶俗皆於葬後用布
爲網巾斂髮而哀疚之人不宜修餙儀容此皆先
世所行而不肖之欲勉及者
葬前朝夕哭時入靈寢哭盡哀出而立靈座前哭盡
哀其以喪事出也哭盡哀於柩前哭盡哀再拜於靈
座前歸亦如之葬後朝夕哭再拜居墓下朝夕上墓
哭再拜小祥後止朝夕哭朝夕行再拜禮
此皆情理之所不得不然先世所行而不肖亦欲
勉及
以上三條皆　先祖所行之禮而上條及不脫

經帶一節皆所以一遵文公家禮者其餘諸節雖不在家禮而義無所異亦皆可謂一遵家禮也不肖無狀就其大節未免違悖自量筋力雖不可疏食至禫猶足以勉及小祥而過卒哭冒氣虛輒有思肉之意此固不孝冥頑而哀已殺也念之慚痛而既有思肉之意強而不食恐易生疾遂至從權其餘小節皆不敢違惟吾子孫之居喪者如疏食一節自可量力不宜生疾如不脫經帶等節苟無怠慢之心自可勉及居父母之喪而有怠惕之心尚何論哉

五日成服

禮四日成服蓋死之日襲第二日小斂第三日大斂第四日成服禮也俗有以喪具未備當日不得襲兼行襲斂於第二日已違禮意又或有未及治棺而汲汲於四日之禮必行大斂於第三日多有苟艱之事心甞非之不孝無狀貧無凡具之預備襲不得行於當日而行於第二日若循俗兼行小斂則治棺足以及於第三日大斂而終恐違禮遂行小斂於第三日曉既以兼行襲斂謂非禮意而必待第三日小斂若復以治棺可及並行大小斂

於一日之內尤有非於兼行襲斂故遂以第四日大斂第五日成服此雖違於禮日亦無當事苟艱之弊不害於周詳謹重之意也此固以愚意行之者而禮云喪具未備或漆棺未乾大斂過三日亦毋傷且云三日而斂者俟其復生三日大斂可以成服而必四日成服者大斂雖畢人子不忍死其親不忍遽成服也揆以禮意之俟其復生之心不忍遽成服之義亦不宜汲汲於四日之禮不避苟艱而或兼行襲斂或兼行大小斂也

朝夕奠上食外或以別饌不拘時奠之

朝食前如豆粥水煎飯之類常人所食者象平時
奠獻午時或飯或餅或粥隨所有奠獻而不啓箱
櫝不焚香卒哭前奠而哭卒哭後奠而不敢哭
葬後居墓下時設朝夕上食于所居墳菴
既行饋食於靈筵不宜復設而不肖之雖几筵不
惟有如不奈之心冥頑不滅雖飢而求食不忍無
哭泣之節於饋食之時遂依掃地奈之義以常人
所食不設位不設卓焚香哭奠而所居墳菴相對
墓道望而行之亦不害不設位也

成墳後設奠

禮無成墳設奠之文亦先世之所不行而國制五
禮儀有成墳奠盖其意亦似慰安之意也行之亦
無所妨抑念祔葬之禮有異於他揆以情理宜卽
行合祭且不肖嘗有遷墓之意方爲驗視而穿穴
也已告 先考云惟吉惟凶去就是決 先妣平
日亦嘗知不肖遷卜之意今雖姑無大艱仍祔於
議遷之地情有所不可無告故遂於葬之翌日朝
設奠於墓爲文以告曰維年月日孤哀子樂洙敢
昭告于 皇考竹谷居士府君 皇妣孺人清風
金氏之墓曾人之祔仲尼所善禮則當合勢有不

便壙用隔灰墳成一塋同玆室宅庶妥英靈惟此墓地常恐不安穿視穴中幸無大艱非無後慮稍寬深憂遷卜之計令姑遲留顧余小子永無依恃畢命之地誓延桑梓將求佳山移奉幽宅生耕墓田死埋岡麓哀我衷情神明所臨頑不即滅庶遂此心載膽崇封防墓遺制奠酌以告歸天莫逮

此以上四條旣非禮經所載亦非先世之所行而皆以愚意權行此固出於一時情理之參酌而不可為後世永式如五日成服一節當日未襲不得不從此而庶不違禮意也

墓山記

鐵嶺大幹西南行千餘里至楊州爲佛巖道峰將爲三角山開漢京萬世之基西一支蜿蜒行数十里爲西山分二支一趍東北爲高嶺一趍西北爲患陰嶺自高嶺又東北行十餘里至坡州境雄峙爲一大山俗稱鷄鳴峴古有堪輿者以峴比金鷄因以爲名云自峴直行数里其勢如逐伏而又起有峯雙峙翻身布支向南開一局自西第一麓爲我八世祖贈賛成府君墓坐艮六世祖晥沙府君墓祔其下亦坐艮以艮麓爲右臂又開一局爲我七世祖贈領議政

府君墓坐癸雙峰之下又有峯突起形如覆鍾直下
爲三麓西一支爲穴　高祖郡守府君墓坐寅　曾
祖縣監府君墓　祖考學生府君墓袝其下皆坐丑
中支爲穴　玄祖府使府君墓坐丑東一支爲穴先
府君墓坐癸蓋自鷄鳴峴爲雙峰自雙峰又爲一峯
雙峯在後一峰峙其前勢如鵠足自峯直下無起伏
爲坐癸之穴穴稍高若窩突峰之東生一麓爲左臂
周繚爲前案如帶而比穴稍低西一支爲穴　高祖
墓岡者爲右臂而距穴稍遠中支在其間而穴之東
西有二短麓隱隱如伏護穴左右右短麓傳中支而

不相見焉前案外有山自惠陰嶺直趨而来向北開
面翼然如来向後有二石佛立路旁俗號彌勒山者
在巽地又有山如芙蓉數朶錯出水中為順陵山在
午地稍遠又有山正方如几案其前有小阜如覆鍾
者在坤地前案之内有水田數頃旱而不渴澄渟如
池在坤地不見其放前案之外水自彌勒山下見巽
地復隱而見丙丁地放於庚歸於戌此癸向體勢之
大畧也堪輿諸人多疵斥以為穴無四象正體後勢
太急穴前無唇左臂之為前案者宜高而低水宜自
坤申放乙辰而自巽丙放庚戌以星圖按之墓中必

有水火灾余亦稍解法其言皆可據嘗欲改卜及至禍變未遑他求欲占局内穴權櫝徐求善地而合窆聞有葬師李秀菴年老多經歷遂偕往求權櫝地秀菴時年七十八自言以術行于世五十餘年登陟峰絶頂步履翩翩壯者不能及獨謷癸岡謂局中善地生氣所聚墓中必無諸灾諸師皆譏其老耄妄言余亦不信而既議權櫝他地宜穿穴而視若無大灾寧權行合祔苟有灾亦當奉柩而出合窆權櫝地遂定議穿穴果無水火諸災遂行祔葬之禮抑念李師之言雖幸偶中穿視壙中槩無大灾而安保其終無患

害且余孤苦無世念但欲入山窮居耕樵為生稍延
墳墓以畢餘命告墓之辭有云生耕墓田死埋岡麓
固余之大願而此有不能如余意者遷卜之計終不
可止然事固有未可預定終若不還宜有記識孔子
合葬於防曰今余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不識封之
崇四尺古者不封不樹四尺之崇足以識焉今立壠
累累碑碣相望而世遠多失守且余單弱少子姓茍
有患難違離之事世不遠而安知其不失遂記墓地
形勢前後事實以示後雖已埋誌欲復刻石為銘而
藏之墓門之下曰

臨津之東惠陰之西維坡爲州介兩京旁有山磅礴
古號稱鷄自東趍西面南而低雙巒並起前有一峯
勢若峙鼎形似覆鍾翔然直下若無所從左臂横前
蜿如游龍中有一穴若窩若突坐癸向丁坤泉活潑
維粜其封在彼欝欝禮如魯人同塋一室窆以衣履
伊誰其藏遺仁淑德曰予爺孃逸士同傳女史宜光
有子不孝莫能顯揚石佛山高廣灘水流陵遷谷變
片石可留尚知斯藏維古前修勿侵勿毁永保千秋
旣埋誌如禮復爲銘埋之墓道義無可據而墓之
有誌欲其千載之下陵谷雖変使人知之者然非

開發莫之見者誠如温公所論愚意略記墓地形
勢刻之片石廣埋墓道左右以俟後世之自發使
人見之抑有勝於墓誌也遂為銘凡百六十字可
用一片石記之而欲書磁甓四五片燔之埋于墓
道無論遠近或田間路傍數處百世之後野老田
父耕耰得片石尚可知古之賢人之藏庶無侵毁
而後孫至雲仍雖或失守亦或因此而可尋也

墓儀說

古者墓而不墳變用桓楹而紀其德葬用芻靈而像
其生後世之碑碣象設非古禮也自漢以後始有碑

誌且有石柱石獸之設至唐宋稍盛墓而無碑如不
奚至明末賈豎市人皆以螭首龜趺紀頌其德業當
時士大夫譏之亦可覩世之變也維我國俗碑有表
碣神道碑象設有石柱石人石獸又有石牀魂石香
石之類其亦太侈也人之死也有遺德墟墓之間未
施哀而民哀如董仲舒之墓未嘗立石紀德而人過
必致敬下馬人謂下馬陵隋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
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此
言是也今 國制許二品立神道碑其餘皆表碣而
貴而有不如賈豎市人者皆虛飾仁義妄言忠孝斷

大石為之碑以欺誣人而欲不朽彼固不足論石亦豈不苦哉朱文公家禮有小石碑高四尺畧紀世系名字但使後人知其墓司馬公曰墳碑石數葬者為無窮之規後世見此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無益於亡者反為累不若不用之為愈此固有識之論也今余於先墓有不能從此而亦不敢侈大如俗使吾子孫知余意焉嗚呼哉　先府君至行大德可以質天地神明而韜潜早世未顯於世今欲立表顧不得如仲尼者題之如延陵季子之墓不可但記世系名字略紀志行以俟後之君子之相感而亦不可過侈於

四尺之制石誌始於顏延之為正殯作後相祖習溫
公亦譏以非開發莫之睹也然千載之下陵谷遷變
欲使人知之義不可廢已畧紀識之石柱始於後漢
中山王開道墓前建石柱為梁謂之神道此無義意
而其制若有倣於古之桓楹俗亦重之今不廢石獸
不知倣何意而義若繫焉但用小石羊從俗石人義
若倣於芻靈而或云倣秦時翁仲俗且多不用故廢
之石牀硯石香石之類皆便於祭祀皆循俗用之而
俗皆務為高大今但取其陳設俎豆而已雖恐或失
於侈也嗟夫古人有議其生不極養死則崇葬者仲

尼之聖母墓毀而不備梁鴻之賢父亡席卷而葬為人子者持父母遺體篤學力行為聖為賢可以顯父母豈效流俗侈靡造起冢舍崇廣像設反為死者之累以為孝哉不肖至愚猶能知此義而但念為子不孝既無可以顯父母丘墓之制亦不能如俗此尤可痛一皆循俗亦不敢過侈以傷崇儉之遺意又為有識之所譏而後世不宜效余不肖當務其顯父母不宜區區於俗制雖或未免亦當不敢過侈如余意若幸而爵位崇高亦不宜過此制吾 先祖晚沙府君位上相遺令不得用國制石封曲墻之規此尤後孫

之所可法也

定阡志

先山事實

輿地誌自京師距坡州牧八十里自坡州牧距松京八十里坡之為州盖在两京之間焉坡之地東接高陽郡西境有一大嶺名惠陰自嶺西行十里未抵牧治二十里餘路傍立二大石佛過石佛行數里有山雄峙為三峯面南開局前有焚脩院舊址俗號為分水院里者玆為我沈氏八世舊阡也嘉靖中我八世祖贈贊成府君沒于黄州客館喪過坡境遇一術士

卜阡仍葬阡有七八麓遂世葬衣冠至我高王考郎
守府君喪穴盡無可阡之地而我曾大父縣監府君
不信風水不欲棄先塋而求他地遂祔葬于五代祖
府使府君墓左麓及高祖妣李淑人喪將欲合祔高
王考墓穿穴畜水灾移奉于我六世祖晩沙府君墓
左麓府君素不信風水平生語到術家禍福嘗嚴斥
之癸巳我祖妣崔氏歿以年少婦人意尤不致謹於
方術不拘星曆但以程氏說用昭穆例祔窆于高王
考墓下同岡數十步許越四年丙申我祖考學生府
君歿仍葬祖妣墓右越五年庚子繼祖妣朴氏歿又

祔葬祖考墓右是年曾王母李氏歿亦不求新兆遂葬于高王考祖考墓上下之間仍虗其右以為府君身後計盖此岡梗直無聚氣不成局勢按以星畐皆不合而中下二穴尤不可為永窆之地祖考妣三位墓同塋異墳而勢尤偏畀不正亦不免五害中耕犂之憂我先府君嘗有深憂遂定遷卜之計而府君晚年亦以初不擇葬為悔從先府君議焉於是先府君亟謀大事而以墓地難卜遷延未遑至辛酉府君歿先府君遑遑在疚欲先遷曾祖妣墓同府君葬合窆於五代祖府使府君墓前之穴闢壙始役而先府君

以衰毀殘宗黨長老以為先府君喪咸祟於毀破先
墓穴前之故術家所謂山禍也遂不葬新穴而以府
君葬仍窆於曾祖妣墓右仍舊不改嗚呼此非戒先
府君志而祖考妣墓遷卜之遺訃尤無可論矣及不
肖稍長先妣嘗教不肖曰汝欲追先志先舅姑墓遷
奉之訃即汝先君遺志之最大者汝不可不追成也
不肖以先府君墓術家疵議欲先謀遷窆先妣輒責
之曰汝先君墓雖不利亦當先遷先舅姑墓惟追述
先志是急況余嘗上墓見汝先君墓局勢田抱無風
恰受陽氣大有異於先舅姑墓令為術士浮議欲先

遷移是汝不孝不以汝先君遺志爲重而惑於禍福之說也不肖瞿然改圖遂定大計而年久遷墓不可奉剗遠地欲求岡阡於先壠數里之內而局內無穴延地皆他人禁山計無所出因循未決嗚呼不孝罪積竟未成遺志而忍又背先妣窆先府君墓穴審視果無大災旣葬而竊自念不肖或死終不可遂成遺志抑先妣所嘗教不肖者終無可以仰體也遂留墓下決意求山

占山始末

自舊阡東南巽巳地數里許有山蒼鬱帶太陰金體

孝田堂藏書

濶布支脚高勢如个字而中支周繞遮前遠望翼然
如向北者俗號為彌勒山山形窈窕堪輿所謂巒頭
星辰者十分明的以凡眼見之必有吉穴彼人亦傳
言局內有吉穴古有神師所占後人終不得的穴云
余嘗往来墓下望見山形而未能入山周覽已廿春
余决意還卜之計日夜以未得墓山為憂延攬術士
搜求方書余友李聖中鼎祐甫為余言古有明師自
稱成居士居關西有山水神眼周遊八方所見名山
吉穴輒自記識為書頗詳凡向背水法来龍節數四
山方位無不詳錄見其書瞭然若指掌而俗師或持

此八山皆茫如捕風終不得的地李友族人有游方之外者頗鮮堪輿妙法常遊名山推尋成記十不失一二或為其親黨扦穴皆有異徵開壙輒有石脉圓暈此為可驗凡以成記占穴苟得其真必有石徵其人數年前乙死而李友嘗親聞其言親黨之占穴得石脉者李友亦有目擊者云余聞而異之求見成記其書為例頗詳輒云某州縣某方有某山某形坐某地水自某地放某地其中有云坡州收癸方二十四里許有飛龍尋水形馬化為龍格瑞氣紫九峯來作艮来癸作穴來主左右石佛石龍村巳坐亥向内明

莘田岩藏書

堂方圓龍虎短田扶穴外明堂平圓龍虎盤蹲長田
結局艮丁得水合流戌破傍城雄圍五重穴處豐厚
紫藤滿棺文武科第將相封君朱紫滿門之地蓋自
坡州牧二十四里許明為彌勒山坡境無他石佛而
山之右又有把守官村此尤無疑遂有推尋之計是
年寒食余上墓始入山周覩大勢如成記無爽而山
有大幹三支中支最長曲遮局面中支左右皆空曠
如窩穴不見的穴間又有二三小支皆粗賤無氣中
支脉盡處余族人居坡者葬其親為上下二墳皆坐
巳而穴處梗直淺露必非真地周覩局内亦無他地

可疑余深歎之心以為所謂戌記荒唐難信而以目見局勢參之所記亦不可謂虛妄心自姑之後聞族人之墓亦以戌記占穴十餘年前有一黃姓人及里中富民車姓者皆以戌記占穴葬其親於中支左右之窩穴尋亦遷去云端陽余又上墓復入山族人墓十分審視必非真地黃車二人所占之地无非可論此外終無延似草樹繁密亦不得詳覽而歸及余遣艱既葬而還墓之計无急過卒哭即往墓下欲與地師旁求於坡境近地先是坡人柳潤頗解方術而即吾家故舊人送人邀之欲與求山而有故未即來獨

[illegible]藏書

居墳菴衰疾窮毒一心専在山事意亦不能忘彌勒
山一日獨入山中彷徨周步是時木葉脱落審視無
礙而終不見可疑者既而自山之右支攀緣登絶頂
欲望見山勢纔至山頂氣喘乍憩忽見一人自遠山
岡脊緩步而来睇視其人弊履破冠貌亦不揚而意
必是術士之登山尋龍者自以衰麻不宜與人言而
故為閑說話以挑之語及堪輿客亦不推辭随問而
荅之且自言往来坡境甚熟余問此山星辰必有結
穴之地而終無的穴未知明眼必有認得客曰此山
果有吉穴而局中已為人所占今無可論盖所謂為

人所占者指余族人奚余問不必扦穴但未知穴在
何處客遂引余下山自山頂直下五六十步崖然起
腦束氣聚脉結一突穴穴體豊厚玄武垂頭注氣左
麓延穴拱抱一見可知其為真地余不覺惘然自失
遂問于客曰余已累入局内而終不知有此穴今因
高眼而占知之此誠神眼之異俗眼也客笑曰此穴
為體頗高而不長且左麓延身緊抱自下見之若無
穴但見其左麓為此山之中支蜿蜒周繞而已自下
見之雖十年尋覔不可得自山頂尋龍而來雖瞽者
手摸亦可知其結穴又何足為神眼哉遂審視其穴

有上下二穴莫辦優劣客亦不能決客自言癖於堪
輿周行八路常以山行尋龍爲事問其名姓居住自
稱李姓居開慶縣北面云時日晚欲與偕來余所居
墳菴詳論風水自言有事臨歂期日促程約以歸路
歷訪而送之客去余獨坐穴處細細審視龍身水法
左右闈城無不符合成記案有三重外案松岳山鬟
髻羅列䨹䨹如瑞雲初起不覺滿心欣喜遂步下穴
前回顧俄所登臨而不知有穴亦異矣翌日伐木刈
草穴體尤分明無疑穴距族人葬遠爲數百步且不
相見而族人聞余占穴以爲局內當禁拒之甚力至

宣言葬時欲作變不可以事理相辨心甚憂之聞里
人言富民車姓者嘗以數百錢結券買山入葬於穴
右小麓尋又遷去而其後余族人入葬因以威力占
奪冏內禁養樹木並與其冏內山田而奪之使不得
耕食而文券尚在車家方貧窮欲售其價而為余族
人所占嘗有懟言云遂招車姓人給價結券族人亦
無以復禁遂欲立標穿壙而上下二穴終不可下初
意所過李客約以相訪欲與詳論既而過期不至遂
邀柳師登穴柳亦以為嘗與湖僧為地術者累度入
山而不知有此穴今始見上下二穴而上穴尤為端

的以下穴纏護也且上穴受氣尤緊穴前有鎮石圓
淨如覆鍾此尤可貴余亦知柳言之有據而終不能
決抑念此山既與戍記符合無一毫差誤則以戍記
占山者必有石驗此最可徵不如開土見之時當春
初凍沍未解而調發役夫用斧穿地先開下穴不見
石脉遂開上穴去浮土四五寸便有石暈如半月形
上尖下圓橫跨一穴石皆紫色以斧斫之白如玉肪
爲體積疊如累餅或大或小而上方及下方二節曲
成處最大且深入數尺餘其餘皆如展鋪匹練深亦
不過一尺數寸統計圍內可以優容兩壙欲穿三壙

可犯下方小許盖其爲暈如半月者叅以向背稍斜
偏不正故穿三壙不得不小犯下方也觀其石暈殆
若以人力故爲積石而圓之造化之理亦異矣穿壙
直下至數尺土色皆淡紫深黄又一尺有石如帶横
着四壁其形欹側如璣衡東北高而西南低厚纔數
寸自石帶以下土有黄紫白三色班爛奪目土體堅
潤用斧鍤削之如截玉壙中上方石帶下有土脉細
如綿絲色如染紫者凡六條直下如繩墨狀兩壙安
槨時中半皆依土脉爲之盖土脉之異猶可謂偶然
耳而石脉則成記所占必有此驗以李友所聞見及

令余所見者殆為七八處此京可異也山形大體九峯蜿蜿屈曲自巽地主峯展布兩翼如飛龍形案亦蔥蘢如雲氣其餘皆脇合成記而惟所謂馬化為龍者未可知或云後龍節數有自午而入辰者為馬化為龍此或理然而入首為午丙入穴處畧非辰地此豈以午為馬以辰為龍之意歟丁水亾在左麓外登穴不見而柳云水當看源頭不必以登穴相見處為得云余所遇李容既約以復訪且初逢路次不能以戌記相質此為可恨或云戌居士姓張其稱戌居士者佛家以出家優婆未剃髮者俗稱居士禪名一字

爲戍故稱爲戍居士如僧名道詵稱爲詵上人也戍居士亦非久遠人七八十年前來游京師士大夫或知之不欲以術顯歸關西或爲鄉里父老占山多有異徵至令關西人信其術如道詵云李友族人名某有學識精解堪輿占地輒得戍記李友後見其裒聚山圖中有彌勒山已罔云

彌勒山記

自楊州之道峯山西南行峙爲三角山迤西而行磅礴至西山蜿蜒行數十里衝西京大路雄據爲一大嶺名惠陰東西皆絶險壬辰倭亂明將李如松追倭

兵至嶺為倭所敗嶺下有碧蹄驛世稱碧蹄大戰事
載明史嶺遂有名天下嶺右支東北行蹲蹲為鷄鳴
峴踴躍屈曲三峯聳峙為分水院舊阡餘氣低回至
石波峴而止嶺左支西北行盤回至數里崨起為順
陵主山復逶迤曲折意像和泰立巨門土星前有金
星端圓復徐行與右支互相回護如兩臂拱抱結為
大都局自嶺而下夾左右大支中起星峯為帶土金
體或起或伏如聯珠形為三四峯穿過平田或列屏
障或如樓臺或為金鍾玉帶或為天馬賢人者又為
數峯又過平地脉細如蛛絲徐起為峯連體屈曲低

而復高亢為三峯遠望蜿蜒如游龍狀自嶺下初起星峯至三峯冣高者凡為九峯而自鉄綠細脉從艮地發迹至冣高峰雄坐巽地峯上舊有倭陣營壘至今有壕臺基址自峯而下展布左右支左支稍低盤旋右支雄據高聳中一支蹲彝而下末又分為二小支周繚前遮中支左右空曠為大谷左支外有二石佛立路旁俗以石佛為彌勒因為山名俗稱彌勒山山之中支自巽地高峰翩然直下五六十步至午丙地融起如胎孕腰落一突穴坐巳因以中支大幹為穴左麓延身緊抱山之左支又周繚於左麓之外山

之右支雄據高聳者為穴右麓惠陰嶺左右支長行
數十里回護結局者為穴左右傍城與穴之二左麓
及右麓合為五重巽地高峰帶太陰金體窈窕端秀
而自峯而低至穴上胎孕處中凹如上弦月穴受午
丙陽氣而巽峯粘背在巳地峯下有大巖在巽地獅
為長者巖穴前有小巖如鍾形在辛戌地嶺右支鼎
列三峯者在壬地端秀如貴人形嶺左支為大曲山
金土星者在丙地嶺之左右支拱抱結局處左支將
盡斗起團圓金星為穴內案其外有山如半月形帶
武曲金體者名花山端的為正案在亥地花山之西

有峯尖秀如文筆而下稍豐大恰如盖形者在戍地
花山之東有峯帶金土星名鶴鳴山圓方如印形雄
起為捍門在壬亥地花山之外聖居松岳山翠黛羅
列或為雙薦貴人或為花誥展軸雙雙列秀蔥蘢如
祥雲瑞靄鬱鬱初起在乾亥壬三方穴前內明堂方
圓端聚外明堂左右旁城之內平圓廣濶可容萬馬
水自主峯後發源見於右麓之下艮地橫帶穴前流
注外堂周田曲折放于戌地又自左麓外發自丁地
合於左麓之前同歸於戌左右旁城拱抱結局處相
截如犬牙水至戌不復見其放去大抵巳岡局勢自

惠陰嶺至花山四十里爲大都局穴體端的左右纏
護重重回抱龍身水法以星面按之無不叶吉而術
者言來水短而去水長坐穴以水口爲向者稍爲疵
欠余亦頗閱方書術者言亦非無據然水爲橫欄非
直去穴稍高自可見其流去局勢左麓二重及內左
麓下節二小支皆重重逆水爲下手砂坐穴之向水
口無妨去水亦曲折盤旋與元辰直去者大異也余
占此山雖以成居士所記爲準然局勢渾成穴體端
結雖非成記一見可知其爲真地而穴在兩京交衝
之路旁凡以堪輿術求山經過茲山者日不知其幾

人終不得占焉求以成記者又不知其幾人而亦不得占焉今乃為余所占亦豈偶然而已哉嗟乎古言善人必葬吉地我祖考以布衣歿於弱冠而盛德大志優然有兼善天下之心不幸早去當時名公士友皆咨嗟而傷悼之今茲永宅之獲吉亦天之所錫而非人力可及且念余先府君至孝純誠嘗謀遷卜而未遑竟貽遺恨神理不昧抑有以孚感而遂叶吉兆也世之求山者皆惑於術家禍福之論方求安厝其親而先有邀福之心禍福之理固茫昧難信而雖有此理苟不以安厝為心汲汲欲邀福者天豈遽與以

吉地歟令夫路两京而過斯岡者皆指塋封之若斧
者曰此古仁人衣冠之藏而自獲吉地如古袁氏奚
地使世之妄求吉地者庶有所鑑云

日記

乙丑十二月十六日在坡山措備遷窆諸具
庚寅正月初九日丁亥開塋域祠后土使柳潤行事
巳時始役使役夫十名用斧開地得石脉圓暈如
半月形語在占山始末所錄中不復記
祠后土祭礪勒山文
維歲次庚寅正月己卯朔初九日丁亥孤哀子沈樂

洙謹使鄉人柳潤敢昭告于彌勒山之靈天列星纏
地鍾嶽精陰陽交暢神祇昭明維山毓靈介在兩京
北挹松岳南接漢城孕育吉穴英氣潛萃四數聚祥
大秀呈瑞余聞善人必葬吉地勝墓陶阡自古記異
維余皇祖厥有大德無位無壽理則斯感剏彼幽藏
未卜佳域允謀改窆宜有天錫迺吁吉兆迺卜斯岡
將還衣履永保休祥今兹役夫載治幽堂祗告明靈
式薦馨香

十二日庚寅家廟告事由

禮只告當位而抑念此事即我曾大父所嘗許而

先府君嘗所經營者有不可不告余方在墓下不得親自行禮亦難奉主出寢遂共一飯為文替從叔恭雲氏行告由先妣靈筵亦為文以告之

家廟告文

維歲次庚寅正月己卯朔十二日庚寅嗣玄孫孤哀子樂洙方在坡山墓下謹替三從叔恭雲敢昭告于顯高祖考顯高祖妣顯曾祖考顯曾祖妣顯祖考顯祖妣顯祖妣顯考府君維祖考祖妣墓兆不利粤自我先人爰謀遷卜未克成厥志予小子夙夜憂惧惟追述先事是謀惟天降割予小子在疚終恐我先人

遺志未就肆卜兆域奄通我先壠於乎我先人至孝孚感惟皇天祖考俯格允叶吉地維茲孟春之月十有三日辛卯啓舊封越七日戊戌將窆于永宅廼祗告我祖考明靈尚庶鑑之

告先妣靈筵文

維歲次庚寅正月己卯朔十二日庚寅孤哀子樂洙方在坡山墓下謹晉從叔敢昭告于顯妣靈筵先祖考墓夙謀遷卜欲追先志未獲吉域深憂大事嘗承慈教遅稽至此寔由不孝惘予小子奄遭大艱欲及未死圖卜佳山嗟彼新地昔否禀議令卜吉辰將舉

禮事溯念今昔痛懷冞深茲告厥由尚冀鑑臨

十三日辛卯告先塋

自先世允告由只告最尊位而今茲遷窆事在同

岡者不可無告禮故先行於八世祖贈贊成府君

墓次行高祖考曾祖考墓次行當位參以情理亦

不可無告於先府君墓故亦行告由奠

告先塋文

維歲次庚寅正月己卯朔十三日辛卯八世孫孤哀

子樂洙敢昭告于顯八世祖考顯八世祖妣先祖考

墓卜地不利聿謀改遷今獲吉地鬱彼新兆客通松

楸令啓舊墓敢告厥由

以下兩代墓告文同用

告祖考墓文

維歲次庚寅正月己卯朔十三日辛卯嗣孫孤哀子
樂洙敢昭告于顯祖考寬菴居士府君顯祖妣孺人
海州崔氏顯祖妣孺人咸陽朴氏之墓洪惟祖考奄
祔先阡兆域不利禮當改遷自我先人夙有是論未
卒大訃終貽至恨惘予小子畜追先志佳兆未卜大
事難始維天降割奄遭艱憂煢煢在疚未死欲謀幸
卜善地于彼之岡坐巳其冗聿聚吉祥爰擇良辰維

春之正將啓舊封載理新塋神理人情若有攸同昔
祔先兆今就異壠幽明理昧有不敢知捨此就彼或
所不怡惟彼新兆咫尺相對叅之情理庶無違悖今
啓幽壙役夫已詰且恐震驚奠酌哀告
告墓禮畢命役夫破墓服緦哭拜墓前

告先府君墓文

維歲次庚寅正月己卯朔十三日辛卯孤哀子樂洙
敢昭告于皇考竹谷居士府君皇妣孺人清風金氏
之墓維皇祖考葬祔先塋卜兆不利形局偏傾若論
五害慮及耕犂堪輿疵斥理亦難知嘗聞先妣教余

不肖曰汝嚴君嘗謀遷地事大難始賫志而歿汝惟
成長庶幾追述聞命憂惧聿求地域舊壠無完遠地
難卜毋子相對經營日夜莫追遺志又罹凶禍苟延
禎命謀就大事神明惟祐令獲吉地于彼新卜蒲勒
之岡神衛鬼護淑氣聚祥距此密邇瞻彼鬱蔥咫尺
南北相望丘壠令茲卜阡豈由人力神理不昧至孝
攸格令開玄封役夫是戒祖妣二墓亦將並啓適值
令日先考睟辰事且匪偶理若有伸小子不孝事力
難措未效古人賣身營墓計及丘木售價為費情或
可恕諹則若沸義顧不安意亦有主具告厥由庶鑒

孝思堂藏書

哀告

是日卯時始破墓役至酉時未徹天灰

時凍沍未解破墓用斧三墓一時始破而役夫不足先於祖考墓為實役役夫十人終日斧斫而終不得徹至天灰

十四日壬辰卯時又始役申時始徹天灰等灰成石斧斤皆鈌艱辛斫去啓橫帶板審視壙中棺上多水氣銘旌粉字宛然柩材漆色少不朽傷棺為風所動着在壙中東邊欲待祖妣墓啓壙同時出柩奉安墓閣故復下橫帶板積以蒿草夜

使墓奴守直

十五日癸巳卯時始役於元妣墓至酉時未徹天灰

十六日甲午未時徹天灰

啓壙審視柩材漆色一如前壙而水氣頗少且無風災銘旌粉字或漫漶而槩可見之玄纁初用紅藍方絲紬色稍渝而體不朽敗足可以為衣祖妣喪在於癸巳今五十八年祖考喪在於丙申今五十五年而柩材少不朽傷旌翣玄纁皆如纔過五六年者人皆以為初見云

是日酉時祖考祖妣兩墓出柩奉安於墓下永思閣

立銘旌設倚卓行夕奠蔬上食

初欲一時啓三壙奉安墓閣而以凍地役事之艱辛四日纔啓兩墓今又始破墓役則新山治壙决難及於所定安葬吉日故繼祖妣墓欲於考妣位合窆之後更擇日祔葬遂停破墓役只兩位出柩奉安墓閣更爲審視兩棺凡四隅合縫處無毫髮罅隙以中漬水拂拭棺上漆色尤鮮初意年久必當改棺既而出柩審視無可復論於改棺而但欲啓棺以審棺中之事諸議以爲柩材少無朽傷既不改棺而且擧柩甚重雖以外面見之棺中衣衾

必不朽傷而為一時審視而啓之拔去縫釘之際
必多震動柩中決不可啓視雖欲啓視而快意若
不可改小歛終歸無益云余意亦然遂停啓棺之
議嗚呼我先君生纔三月而祖妣沒又四年祖考
歿不肖又三歲而背先君不肖之生非為晩矣而
猶後於祖考妣之世者殆二十餘年不惟不知儀
容而已盛德遺韻亦無由承聞今於五十年後獲
覩棺柩有可以畧認儀表者嗚呼痛哉嘗聞親黨
之逮拜我祖考者皆云長身豊軀容貌俊爽凝然
有大人器宇無夭促之相及歿名公士友無不咨

嗟曰此非沈氏之不幸實為一世之不幸云今茲奉審棺柩長為營造尺六尺八寸廣為二尺一寸工匠治槨者欲見長廣奉審以為嘗治棺槨未嘗見長為七尺廣過二尺云天地板皆附板初見不知其為附合細視之始知其附蓋初喪時不得板廣二尺餘者不得已附合用之也附合處以漆合之而無一毫成隙處古之工匠亦可見其工矣妣位棺長五尺五寸廣一尺五寸嗚呼痛哉不肖不得逮事我祖考祖妣而今猶獲覩施翣若有可以彷彿於德儀之萬一而若吾子孫此又不可得且

祖考棺柩豈大異常一瞻尤有可以想像欲使兒
輩獲瞻而曾崇適隨余來留欲使奉審或言年久
棺柩不可使幼兒親見大以爲忌余問曾崇汝欲
審覩余當許之若有忌惡之意不必見也曾崇請
審覩遂使哭拜柩前嗚呼余意欲使渠一瞻棺柩
終渠之世庶幾有彷彿想像其魁偉弘大之德儀
其意亦可哀也曾崇時九歲少無忌惡之色至以
手模捫棺板盡然有愴傷之容嗚呼可見天理之
油然也夕奠共一卓設果脯盤上食飯羹湯炙盤
菜皆各設後皆依前

出柩奠告辭

維歲次庚寅正月己卯朔十六日甲午嗣孫孤哀子
樂洙敢昭告于皇祖考寬菴居士府君皇祖妣孺人
海州崔氏竪我降生匪爲晩焉後祖考世猶餘廿年
嘗聞大德遐壽宜昌以余祚薄未逮扶床爲命尤頑
早背先父於乎遺德毋敢承武令啓玄堂獲覩旐翣
謦咳如聞德儀若接式尊禮制載陳饋奠服緬哀泣
尚冀有眷
十七日乙未巳時新作開金井穿壙
安金井於石彙中半度右邊一壙之餘地遂穿壙

直下務極方正可容 槨隔灰 不用俗制上大
下小之制蓋於大小不遠處欲以灰加築也
十八日丙申酉時畢穿壙役
穴深以營造尺用五尺五寸土體堅剛截削如壙
中土色已記於占山始末今不復錄
十九日丁酉卯時棺改漆一度
兩棺漆色皆不渝而猶不如新着故遂以生漆七
合分半改漆漆時棺上冷氣極甚漆不善着遂使
房突極温又以火爐三四圍之而棺冷異常漆色
終不善可怯初奉棺安于房突時以手模棺板冷

如執氷意必日寒所致奉安後三四日故令房突
極温而冷如氷氣者無少異至着漆時漆工以為
手捫板上少頃殆不勝其冷必是舊壙地氣本冷
之致五十餘年棺柩之如初喪者亦冷之為祟云

是日酉時安槨築灰

安兩槨上齊而兩槨四方築方灰灰厚各五寸五分
兩槨之間用灰厚五寸妣位槨體短故下方用灰
厚一尺三寸兩槨下狹處兩邊及中間灰厚隨其
大小用之葢壙樣方正槨體有上下濶狹之異故
也

二十日戊戌卯時奉柩就轝遂發靷
因朝奠兼上食設殷奠如祖遣禮有告文用此格
二轝一時奉兩柩就轝舁夫各二十名發靷先重
後輕銘旌先行主人以先山相望之故步行隨後
親賓亦步隨

發靷奠告文

維歲次庚寅正月己卯朔二十日戊戌嗣孫孤哀子
樂洙敢昭告于皇祖考寬菴居士府君皇祖妣孺人
海州崔氏葛塗改儀塚壙訖役且戒廞車將就永宅
遵依祖遣式陳奠禮復徹靈座終古莫逮

巳時上山設席壙右承甕奉兩棺
方奉柩待午時下棺忽見考位棺下方有水痕細
視之自棺中流出如初喪滲漏而水清如井水猶
有尸臭竊念棺中有水患固非異事而出柩五日
未有水患今始流出甚是異事意或棺冷如氷者
非惟外面而已棺中亦有凝氷奉安溫堗累日之
後始有消解之意有此流出之水且見其水點滴
不多出遂以竹亢針其水滴處而亦不多出此可
見柩中必有凝氷不勝驚痛以初不啓棺為大恨
極欲還奉墓閣啓而審視而既奉轝上山方臨壙

下棺而復爲還奉誠爲變禮諸議皆以爲啓覗無益少頃水出亦止故遂止還奉之議初以午時爲下棺時以水變因措遂過時更用申時按方書申時有驛馬格勝於午時云

申時下棺先輕後重用轆轤

下棺各贈玄纁各一端哭再拜下横帶板考位用七斤妣位用五斤始築天灰

酉時築天灰至半壙先行祠后土柳潤行事

祠后土祝文

維歲次庚寅正月己卯朔二十日戊戌孤哀子沈樂

洙謹使幼學柳潤敢昭告于土地之神克襄禮事允
賴神功瞻彼佳城鬱鬱其宗大河西回華岳東峙惟
靈惟祐永保千祀
酉時因行虞事
禮壙左設靈幄行虞事吾先世不用靈幄行於墓
前故今依此行之天灰未畢築而以葬之日中虞
祭之義推之不可越日行之遂趁日未暮傳役行
事

虞祭祝文

維歲次庚寅正月己卯朔二十日戊戌嗣孫孤哀子

樂洙敢昭告于皇祖考寬菴居士府君皇祖妣孺人
海州崔氏禮成改遷兆吽休祥佳山鬱葱秀水靈長
於千萬世永安英靈載薦虞事尚歆明馨
戍時畢築天灰因止役
將行祔葬於祖考墓右故止封墳役欲於附葬後
同爲成墳也
二十一日己亥停役
以役夫疲弊欲間一日始役也
二十二日庚子祖妣朴氏墓始破墓役未徹天灰
二十三日辛丑申時徹天灰

以日時不吉姑不出柩以藁草積横帶上夜守直

二十四日壬寅午時出柩奉安永思閣立銘旌設倚卓夕奠兼行上食

壙中災患比前二壙尤甚火患孔酷横帶板皆如燒炭棺左右黃黑有火氣且有往來水銘旌粉字無一畫可卞棺四隅縫合處皆朽傷柒色全脫縫合朽傷處木朽如粉末初欲用漆布纏着而無擧棺危懔之慮且當初不着漆用松油塗之今欲着漆便不相合故止之但以布片塗着最朽處以取其稍堅也

出柩奠告文

維歲次庚寅正月己卯朔二十四日壬寅嗣孫孤哀子樂洙敢昭告于祖妣孺人咸陽朴氏恭惟祖妣仁性出天養我先人恩無間然宗事賴全親黨咸服有孫不肖嘗欲遺德令茲遷墓禮當並行事力未周今始復營獲奉旋塋若瞻德儀庸陳饋奠尚格我思

二十五日癸卯穿壙於祖考墓右

凡三位合窆考位居中元妣祔右繼妣祔左而先用兩位合窆例考位居右元妣位祔左故今祔葬當在於考位墓右且舊壙用品字厥三墳而元妣

位居左紺妣位居右故亦欲依前壙也究深同雙
壙土色如前但無土脉直條
二十六日甲辰安槨築灰
開壙依前壙金井長短而爲之安槨稍下於雙
上齊之限方灰右邊用灰厚五寸五分左邊連雙
壙處因雙壙方灰但加築三寸餘上方以稍下之
故用灰六寸五分下方依雙壙長短而開壙故用
灰厚九寸五分蓋上齊稍下之義袝葬之禮當有
小異也
二十七日乙巳灰役畢

二十八日丙午因朝奠上食跪告請遷柩就轝
依前吋格舁夫十二名發靷儀同上巳時上山奉
柩壙右
午時下棺用轆轤
下棺贈玄纁哭再拜下橫帶板九片未時始築天
灰而雙壙天灰至半壙後日暮未善築故復掘出
所築之灰灰合三壙築至戌時凡築五次因下誌
平土誌用灰瓶截片者
酉時祠后土里人張道
祝用備要文不别爲辭

因行虞事

三位共一卓行事

虞祭祝文

維歲次庚寅正月己卯朔二十八日丙午嗣孫孤哀

子樂洙敢昭告于皇祖考寬庵府君皇祖妣孺人海

州崔氏皇祖妣孺人咸陽朴氏玆維遷窆之時祖妣

咸陽朴氏墓以事力未周未克同啓今始祔葬于皇

祖考墓右合窆三壙同成一塋謹以清酌庶羞祗薦

虞事尚饗

二十九日丁未成墳

三壙共一墳封以圓墳高用布帛尺四尺金井偶
各出二尺五寸以地凍難移莎草以藁草覆之稍
待解凍後始役
二月初一日戊申自坡山還
以二十二日己巳改成墳被莎
初因凍冱未解纔成墳而還二十一日往坡山瞻
掃見其初築之土始皆解凍崩陷不正遂改封築
被莎高用布帛尺四尺塋域頗廣皆被莎築山神
壇
二十三日庚午未畢莎役

二十四日辛未塋域山神壇皆畢役告由

告山神文 柳潤替行

神休攸及封域順成將賴陰功永保先塋載築壇墠

載薦芳香百世報祀吉祥永昌

告墓文

初因凍冱未訖土功始用鍬鍤爰治塋壠若堂若斧

廼封其崇水流山長遺祀無窮

四月朔日戊申奉主出寢行告由哭而行禮因除緬

服

有故未即行告祀今始行之

告文

維歲次庚寅四月朔日戊申嗣孫孤哀子樂洙敢昭
告于顯祖考顯祖妣顯祖妣墓地遷卜寔遵先志維
春在孟竝完禮事欝欝新宅在彼巴岡密邇先壠慈
萃佳祥體魄永安祭祀無替山高水長於千萬歲禮
當即告勢有稽遲令因除服哭陳微辭

遷窆節目

壙不用柩衣翣扇
柩衣即僾衾所以覆柩翣扇發靷時所以障柩者
也下棺後以其所嘗覆柩與障柩之故皆隨柩而

下非別有禮意而俗皆不用所覆使衾別以綃綃
為柩衣不用木匡別以繒畫翣用之此已非禮之
本意而其不用使衾與木匡者盖欲取其新鮮之
意初喪之斂循用俗制亦出於人情之世習而還
葬尤不必復為無益之物以累壙中况今目見舊
壙柩衣翣扇皆粘付於柩之四方腐敗錯亂所見
不精遂決意不用盖無所違悖於禮意欲使後世
雖初葬因以不用也
合窆一壙兩槨用隔灰
魯人之祔合而無物隔之仲尼之所善也朱子亦

以為一槨當合兩棺而既又曰安有許大槨雖用
兩槨而同壙亦可也蓋用兩槨其勢不得不有所
隔之物苟用一槨亦恐壙中濶大無所維支百年
之後必致堂封四陷之患此又不可不用兩槨而
隔以灰也衛人之禮祔而離之如今制所謂雙墳
相隔於土今此制同壙而共墳不可以用隔灰於
兩槨之間而謂有異於魯人之禮也今俗之制不
一或用雙墳為同塋異室之制或用一槨為合祔
之制而雙墳終為衛禮一槨之制且恐其堂封四
陷皆不如一壙兩槨用隔灰之制無後患而不悖

於仲尼之所善也今用此制俾後世因以爲式

墓誌銘行狀

從祖姑恭人沈氏墓誌銘 並序

恭人姓沈氏我曾大父淡齋府君諱 女故通德郎李公諱錫勉妻知中樞李公諱衡坤冢婦也我沈氏籍青松始有文林郎諱 三世有諱 封青城伯世襲圭組恭人祖諱 郡守曾祖諱 府使高祖諱 領議政妣太淑人延安李氏宣教郎諱觀朝之女玄洲公諱昭漢之曾孫李氏籍慶州知樞公考諱寅熺弘文校理 贈判書祖諱慶億左議

政曾祖諱時發判書 贈領議政號碧梧高麗侍中益齋公齊賢之後也恭人性英慧通小學女範事父母孝及嫁以事父母者事舅姑李氏姻黨皆服之哭母太淑人過哀罹奇疾十餘年通德公歿哀毀疾益甚竟無嗣歿人皆悲之曰以恭人賢而夭且無子理固不可徵也恭人以肅宗辛巳四月五日生以年三十九己未三月十九日歿是年五月某日葬于藍浦縣藍田里某坐之岡與通德郎墓同原後以公從弟進士錫履子明源爲嗣明源娶潘南朴師復女生一男幼嗚呼余生晩未逮恭人之世而嘗聞我曾大父

敎子女嚴不假以辭色而見恭人行事輒稱以女士余固知恭人賢也且聞知樞公兩世以孝廉名一世嘗徑名德之門有賢淑之婦而不克有後也旣而與明源氏交好寬厚淳謹有故大家風必有以顯其先始知理之終可徵也明源氏謂余曰先妣之葬已二十有六年而未有誌令世無立言者終無以不朽去或重違官之言而甚不能傳後等耳余且笑之予爲我先妣之從孫盍爲之誌俾後世丘陵變改尚知爲某氏墓也余無以辭略敘世系生卒及淑德懿行之爲宗黨稱譽而所嘗習聞於家庭者因係以銘曰

猗嗟恭人夙禀仁淑受訓結帨于歸名族孰謂恭人
賢而不育天錫賢嗣理有必復繄彼玄隧藍田之谷
我銘于石以驗遐福

外祖考左承旨金公墓誌銘

人臣得其君追思於沒去之後如張曲江先見宜其
悔不用言而思之若乃以平日言議致人主記念於
三四十年愈久不忘者茍非純誠直道深有所感遇
則不得也惟我外祖考左承旨金公歿既七年英
廟嘗臨筵發嘆於臺閣之無人曰如某真臺諫乎於
春坊見其人質實殊欠燁燁而風采乃如是其後凡

臺閣有事每勤提諭及末年以朝綱頽弛爲憂　聖
教勑及公公遜以新進仕記注有　教以爾祖眞有
臺閣風釆是時公歿已四十九年噫其盛矣　英廟
久御世任使者幾何而獨許公以眞臺諫愈久不忘
公之受知　聖主豈無所以而亦千古人臣之所未
易得者也公諱樺字逢年尤菴宋文正公期公以早
田膏澤名而字之者也金氏籍淸風始祖諱大猷高
麗門下侍中入　本朝有戶曹叅議諱瀗江原觀察
使諱義之世襲圭組曾祖諱仁伯隱居不仕贈吏曹
判書祖諱克亨篤學登薦工曹正郞贈左賛成考諱

洵同知敦寧府事妣全州李氏學生重凞女副提學
惟弘之曾孫公以　顯廟庚戌正月二日生幼聰慧
受陽節潘氏歷代論讀數篇能誦長者異之及長文
詞日就蚤發解不利公車年四十五甲午始登增廣
文科選入槐院拜秉筆道察訪陞成均館典籍還禮
兵曹佐郎尋拜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庚子差
肅廟行狀纂輯郎廳時泮儒尹志述論幽宮誌文不
書辛巳事請命改撰公首　啓曰　山陵誌文改撰
之請至發於首善之地幽宮之誌事體嚴重旣有疵
議不可以事役已始苟然仍用請令都監亟速稟旨

擧行 批以依啓旋命誌文勿改嚴教以志述語及
私親 命遠配人皆悚怖莫敢復言公又陳疏曰幽
宫之誌不必全篇改撰亦可以添入臣以無憾大事
之意有所論啓即蒙開納而旋寢覆奏繼有志述遠
配之命志述之言雖未裁擇其情則欲盡大事惟
當恕其僭妄賢關齋任以言行遣而臺閣無一言匡
救臣實痛之正言趙最壽疏請志述島配並請罷兩
司之救志述者公引避卞斥甚嚴閒拜兵曹正郎正
言時不逞之徒因志述事窺覘嘗試李真儉上疏操
東公請與志述同其罪 批久不下辛丑春公始下

作真僞情狀批以何必深嫌差實錄廳郎廳拜掌令
請寢李鳳徵等職牒還給之 命拜執義徵還睦来
善李玄逸給牒之 命即允疏請 上躬行桑林之
禱命不卜日親禱由奉常正遷司諫時 英廟新
陞 世弟賊臣柳鳳輝上疏至謂忙怱草率人心疑
惑顯言搖動儲位公 啓請設鞫嚴問論右相趙泰
耉伸救鳳輝之罪請削黜又論原任大臣金宇杭補
病不參請討請罷職並不 允尋遷拜侍講院弼善
世弟受毋將朝謁 孝寧殿該曹以吉服稟公疏
言縗麻哭泣之所遽用吉儀實為變禮宜博詢裁酌

上更令該曹稟處該曹難之　世宗更稟以視事

服行禮　書筵入侍講說公引宋神宗潛邸時宮官

韓維自行拜禮請王效之之語請　世宗拜跪起伏

之檢省當禮　世宗嘉納　景廟以疾患命世宗

代理　世宗對宮僚涕泣下教欲上疏公陳積誠回

天之道　上還寢命過數日又下前教累啓繳爭

以親疾呈告竟遣同敦公憂歸廣州庄舍賊臣金一

鏡上凶疏凶徒得志尹志述被戮前後三司啓疏者

並削奪首及公旣而逆賊睦虎龍上變越誣獄四大

臣以建　儲被禍嚴鍊株累賊臣權益寬發　啓以

公為四相臣血黨失志惡國論竄極邊公謫鏡城累
然縗服行遣數千里極北公深痛離違几筵朝夕望
哭以洩哀服闋有詩曰昭昭白日寸陰遮貝錦無停
玉作瑕血脚休言踰嶺苦老来黨籍是光華甲辰秋
哭　景廟大喪受縗官門　英廟元年乙巳春屏黜
羣凶放在謫諸臣首召公以執義在道擢拜同副承
旨陞刑曹叅議逓拜工曹叅議公疏卞寃誣曰啓中
諸人有平生不相識者而乃謂縗服與議宵夜聚會
言皆誣罔　上優批復拜承旨逓歷兵曹叅議移左
承旨陞刑曹叅議判决事復拜工議皆以病逓公哀

疚三年在北人理所不堪重傷絶塞風氣南還語澁
步蹇難於供仕而聖眷深重公不得已乍出旋遆丁
未七月時事又變公捲還庄舍病益𡱁竟以十二月
二日考終享年堇五十八翌年二月權厝于庄舍延
岡後以庶子官同樞　贈吏曹叅判元配咸平李氏
四山監役　贈左賛成師吉女有一男一女男最曾
早歿女婿尹湑後配大丘徐氏漢城庶尹　贈吏曹
判書宗積女有三男二女男述魯府使恒曾郡守出
後族叔執義栽弥魯出後從叔兵使穆女婿長北兵
使李漢弼次沈公諱　即我先君也庶子達曾同

樞公長子無嗣以府使子致健為嗣致健正言致信
進士尹勉運權時應李蕣主府使子婿也佐郎致和
致聖郡守子也致聖出後季父尹溽奎得心權台應
尹湝子壻也營將李戴海金景桂進士俞漢蓋北兵
使鄭觀采李漢弼子婿也不肖樂洙先妣子也致佐
致佑同樞子也曾玄多不盡錄公天姿重厚通達性
至孝同敦公見子弟少有過嚴懲不少貸施箠楚公
既老輙撫箠痕泣人感其終身慕也公立朝堇十餘
年歷事 肅景英三朝在臺閣直言讜論之衛斯文
扶世道者為多為黨人所忌嫉流離頓挫於北塞風

霜受知　英廟駸駸將登庸而竟歿於中身嗚呼其
命也諸舅與內從昆弟已淪沒後屬皆零替公墓尚
無誌謹據公從姪故相金公在魯所爲狀撰誌納諸
墓銘曰
肅景之世厥有諫臣骨鯁風裁傾動朝紳嘉筵受知
翊護儲君侃侃正論忠逆之分惛彼兇醜謀危宗祊
公先受毒北地風霜　英考初元首膺擢庸常置延
密奕奕遭逢如鑑之亡乃失謇謇　中宸發嘆垂五
十年鬱彼湖鄉四尺其墓尚知君臣有此契遇

侍講院諮議山水軒權公墓誌銘

賢人遠而大道裂假冒義理倡邪說引淫朋爲世道
害浸浸至於亡國而一脉正論不絶如線雖空言力
徽尙有默護陰扶之功者有山水軒權公公遂菴文
純公曾孫也文純以尤庵宋文正門人爲世儒宗文
純門人南塘韓公元震傳其學公少師韓公韓公門
徒有洪量海金漢祿者量海賊臣啓禧之族漢祿戚
里龜柱之叔啓禧倡亂言危逼 儲宮旣售亡又顧
後遂與龜柱合爲計益急量海漢祿稱義理煽助之
畏憚公引譬設問以試公公嚴辭逆折之龜柱蓄異
圖陽托攻權臣權臣洪鳳漢 世孫外戚也分爭有

南北名去之趨利者自稱清議多附龜柱公爲兩斥
之論渼湖金公元行亦如公言凶黨稍忌之百計得
公意啓禧求婚公不許嘗被　召疏陳師門事謫海
島時有徵士金鍾厚首相致仁姪也書問公以致仁
與龜柱意送珍劑公言首相因其姪致問可也龜柱
吾所不知曰人贈遺義不可受遂却之公子宰南邑
以公被　譴求遠啓禧族凶賊啓能方以儒名主時
議宣言公在謫子官近邑便養不宜遠公聞之移書
士友曰父在謫而子在官非人理不意此言出於讀
書之人啓能懇佐反憲之龜柱與漢祿子觀柱上凶

既漢祿貽書稱大義欲得公一言公答曰屏伏窮山
不知時事當俟百世公議凶黨益嗾之洩之論公時
而跡公心者可以知公矣公諱震應字亨叔權氏籍
安東始祖高麗太師諱幸入我 朝世襲簪纓有諱
璥左參贊策勲封花川君謚襄平是爲公十世祖高
祖諱格司憲府執義曾祖文純公諱尚夏議政府左
議政祖諱煜善山府使考諱定性廣興倉守妣恩津
宋氏牧使炳翼之女文正公同春先生諱浚吉之曾
孫公以 肅宗辛卯十二月初六日生太淑人有異
夢命公小字儀表秀異兒度早成至十歲逮事文純

文純甚重之及長時經士禍絕意當世一以親命赴
試闈仍不赴舉專心家學除四山監役不就歸黃江
舊庄就文純舊宅寒水齋之傍臨江搆軒扁以山水
爲終老計除翊衛司副率衛從司右從史並不就除
侍講院諮議初　上深惡偏黨欲保合常疑林下士
言議矯激會賛善宋公明欽赴　召言事忤　旨
上滋不悅製裕昆錄以世道分裂謂由斯文追咎宋
文正又及文純公家禮源流跋文及溫泉幄對時微
事蔵之史閣進言者懼不敢下公常恨之至是有
召命遂引義陳疏畧曰臣曾祖文純公臣尚夏服事

先正臣宋時烈卒受衣書之托甲申以来事端橫生
天心轉激著書裕後以老少之分歸咎斯文蓋多關
於先正與臣祖逢蒙反射實由羣小之自絕於先正
若以激成為先正之咎則桓魋臧倉邢恕胡紘具將
為孔孟之累程朱之過天下寧有是理温泉時事不
過一二辭受之節未蒙 聖察家禮源流臣祖與文
敬公臣鄭澔以其事係先賢作為序跋私家文字本
非推上朝廷者而其時湖南儒生柳奎首發攻斥眞
儒鳳輝迭相搆捏殆時運所關疏到京見者皆憂觸
諱椎禍留疏不納公聞而笑曰禍福天也行吾所當

爲而已促上之疏入　上不賜批下敎曰此人爲諂
議此章爲可已乎罷銓官不敘玉堂劄請賜批臺諫
相繼陳章承旨覆逆傳敎　上益疑其黨護　命竄
銓官及五儒臣一諫官　命公安置大靜縣荐棘是
歲卽公田甲公衰疾子舜門生憂遑至涕泣公怡然
就途路遇雨子舜請歇宿公不許曰一息未泯義不
可滯程到配島俗知敬漁人獲大魚鰒輒言獻處士
大爺爭納棘中公搜訪尤翁屋停舊址豎石記之蒙
宵渡海遇風船中昏倒公猶危坐人比之伊川涪江
病祟瘴濕又哭子疾益深乙未七月二十七日考終

于山水軒士大夫相吊館學生舉哀及門者加巾経
十月葬于忠州龍安里迎葉山坐酉之岡公長身疎
髯頎然有山澤容談笑滚滚間以雅謔和易寛樂絶
無矜持色每語人曰吾少不習舉子業孤露仍不舉
不仕人謂家庭有聞吾未嘗自居以學也喜誦康節
詩曰此翁雖被程叔子無禮之譏天機活潑學者當
体認嘗折衷於典禮正變多所發明好禮之士就而
求正嚴於喪祭篤於婣睦多人所不可及論經國之
制語及均役曰祖宗成法法久弊生誠能節用愛民
財不殖而不患不裕令之為法者殆 備乎嘗以斯

文盛衰驗治道汚隆逆詐成敗炳如龜卜憂在宗國
有時游泗曰少時自期若遇宗國不幸必先荷戈死
事今老矣晩見時論乖異嘆曰為學只在義利公私
之下先師沒後子侄門人不守訓妄干於世吾不知
其終後韓公侄後翼從量海為賊鄭文敬之孫履熡
居延修世好公聞其為龜柱客寖踈之不以私好蔽
焉初文純與尤翁遺像并揭華陽院齋凶黨積忌公
倡言文純無並享 命遂移文純像公奉還私第凶
黨又以華陽碑事倡湖儒詆渼湖金公公與金公不
一下識者尤韙之所著經義禮疑詩文畧干卷藏于

家配首陽吳氏學生復周之女判書忠貞公斗寅之
孫貞順有婦德生于己丑四月十五日先公二十五
年庚午歿生三男五女男長中正監役次中立郡守
出後大宗次中誠女適李稚李郡守李述源縣監李
英裕縣監李明誠洪致榮監役娶府使沈鈺女生五
男一女男宅仁守仁宜仁處仁寶仁女適徐有恒郡
守娶正郎李思正女生一男一女男最仁女幼中誠
娶郡守金載均女無嗣以宜仁為後一女幼李稚李
二女適魚用翼尹光厚李述源二男光秀鼇秀女適
黃鍾五李英裕一男憲祖李明誠一男弘規一女幼

宅仁早歿無後以宜仁子用禮為後記余拜公江上
時公自海島還為余強疾舟遊孤山月夜語及時事
公喟然曰吾黨尚名義而反有竊名義為亂堦者道
裂而國隨危無力可挽但願死無見矣汪然涕下仍
復引酌曰不如且進盃中物君不飲可久也公嘗悶
余昧狂多忤物勸以心學及余庭對策名公有書曰
憂多喜少但望難進易退進非但進取不量力妄言
深可戒也未幾公歿世變轉加層疊公言無不中余
亦以妄言竟不容使公在者又以為如何也悲夫公
孫宜仁卽余女婿要余誌公墓公嘗銘吾母墓余所

深眠公與公之愛余義不可以僭猥辭亦欲托名幽誌謹為之銘曰

孟言聖徒能距墨楊矧茲吾黨有悖倫常彼假竊者無父無君公有一言義利之分區畫稍懾肺肝如燭羣陰之中如果不食弓旌有招衛道巋天風濤晏如丘壑蕭然身不出世言猶垂後我銘幽阡俟百世久

季舅通德郎金公墓誌銘

余幼而孤自齠齔至童丱鞠于外氏嘗見王母太夫人在堂諸舅姨環侍怡愉季舅公與我慈氏為嬰兒戲夫人垂鶴髮笑嘻嘻以為樂時余幼尚能知公之

孝於親也既而聞慈氏稱公之賢曰是兒序在季為先君所最愛七歲先君言事謫關塞騎匹馬從行千餘里北至于韃靼境三年而歸十二歲先君歿哭泣持制如成人少我三歲自幼共遊戲未嘗先我而食其孝友天性也余亦竊覸公嘗事我慈氏甚敬有一異味輒躬進之慈氏嘗病癰艾炙公輒護持如己恫幾為之泣愛余如子嘗曰嫡氏子何異我子時余纔成童尚能知公之友於兄弟也後公以疾寓余室余常在左右公輒從容戒之曰汝早孤孝於嫡氏者惟不失令名耳汝今年少毋汲汲榮塗讀書求志使人

稱之曰某氏子孤而能學此其母賢也不然汝雖幸
而富貴致三牲養非爲婦氏孝也余聞而感之時余
始冠以公之戒余者知公之所以自脩而不苟求於
世也後數年而公歿見人之弔公喪者輒皆咨嗟相
慰曰斯人之賢而終不得於世余益知公之賢爲人
所服而余之服公者縣愈久而愈深也公歿之十餘
年内弟致聖屬余爲墓誌余自惟念幽隧之誌異於
顯刻且以余所嘗服公者有不忍辭遂謹爲之誌而
銘焉公諱升魯字聖庸籍外金氏先世清風府人始
祖高麗門下侍中諱大猷八我 朝有諱灘戶曹叅

議諱義之觀察使至公高祖諱義伯力學敦禮隱居
不仕　贈吏曹判書曾大父諱克亨以篤學累登薦
剡官工曹正郎　贈左贊成大父諱　同知敦寧府
事考諱　承政院左承旨妣貞夫人大丘徐氏漢城
府庶尹　贈吏曹判書諱宗積之女也公從叔節度
使諱樽無子以公為嗣節度公考諱混有學行以疾
不仕即同敦公弟也節度公配某氏學生某之女也
公為人猶介耿潔外和易而內剛毅世之知公者皆
以為愷悌君子少為舉子業累屈而不以介意公以
肅宗丙申九月二十日生乙亥八月二十日歿享

年纔四十以是年十月某日葬于廣州紫陽洞某坐
之原公配恭人咸安趙氏右丞旨榮世之女事姑徐
夫人孝及公歿七月不穀食竟以哀毁歿葬從公墓
恭人無子育二女後以苐三甥郡守公子爲嗣即致
聖也致聖娶縣監宋宜孫女一女適士人尹某二女
適士人李某致聖生一女幼銘曰
仕而至於卿相士之榮矣而彼軒冕而謀利貪榮者
無異工賈之賤且鄙且觀公之平生雖不得志而身
不失爲佳士哉銘公墓使世之位卿相而志工賈者
庶幾乎知恥

韓潤卿墓誌銘

余年十一讀論語孤窮無所受栽舅氏金公以韓君潤卿識明行方可教小兒命余迎師之潤卿閭井賤人也時余縱放有麁氣不能潛心讀書且以潤卿卑微無畏忌多從里中兒上下作角觝鬬草戲但見潤卿終日危坐讀中庸章句不與余言余亦稍自畏服遂折節受讀潤卿掃一室相與垂紙帳講讀一年間引莊周司馬遷書論古作者法嘗謂余曰君性麁踈雖不能力索亦自淡然無累苟有賢師友足以有成亹亹語古人嘉言善行欲其感激而慕行之余之稍

自修飭不爲人所棄者皆潤卿力也潤卿清州人名德文潤卿其字也上世有仕高麗爲大尉諱蘭者中世浸微父銀溪驛丞某潤卿身長疏眉目善談論爲文章汪汪不竭且能隷書多遊士大夫間然性剛好直言由是不容於世家貧有老母行販魚以爲業且年二十六歲未有室裁舅氏憐之薦于金相國在魯爲記室潤卿力言相國因循無建白非大臣道相國不悅潤卿慨然歎曰吾不忍苟合於人仍從余居四五年後隨余外黨黃海節度使金公亨魯爲記室赴黃州營中嘗飲酒大醉踞牀責金公曰武夫受國厚

恩何不恤軍民反欲事權貴要譽金公稱謝益厚遇之居二年娶營下長者女未數月感疾以崇禎再癸酉五月某日歿于婦家得年纔三十三葬于黃州之綴嶺某原嗚呼潤卿生於市井鼓刀之賤而傲睨一世視宰相如腐鼠往往扼腕嘆咤爾汝而叱罵之亦豈無所存者歟何其奇也尚記與余遊於漢江之狎鷗亭時暮春旬望夜深月明潤卿歌嘯自娛忽汪然泣曰大丈夫生世不能事明主澤施萬民又不得知心友共遊山水間其命也夫今君年少有功名意然終亦不合於世早晚可與余入山耕讀余又不能久

人去君亦忽余言也居數年潤卿歿余亦欲入山窮
居嗟乎世固無知潤卿余亦時尚幼無可深知者獨
能追憶其風流志氣翩翩有出去意豈非古所謂異
人奇士者歟潤卿無子只有旁敬文流落耽羅島中
恐後去亦無知有潤卿者請余誌其墓余雖非知潤
卿者而知潤卿者亦無過於余故只書余所知潤卿
者而誌之銘曰
志在乎埃壒之外而跡屈於屠市之下叱咤卿相嘯
傲草野尚使千載之人知余之亦非

保母金仙媪壙誌銘

媪姓金小字水愛睡室居士保母也媪先金海人媪父母為少陵翟相國家僮媪亦自十餘歲服役長而從居士祖母翟夫人役于居士家五十八年前後服主人喪斬齊者六嗚呼其舊也媪為良族劉夢錫妻年五十餘夫歿且無子時居士生數歲孤而羸病媪保護之甚勤至長成媪猶眷眷如嬰兒皆至誠也媪性忠純慈善嘗哭翟夫人泣血事居士母金夫人至老愈勤工於紡績所居嘗聞繅車聲夜猶不輟日辦錢以給用亦不以自奉為意晚喜佛法不茹葷食肉誦讀千手篇無學和尚回心歌稍通楞嚴大義嘗徒

步入金剛山遍遊名院古刹是時媪年六十餘飛行巖石間壯男子不能及髮黰黑雙眸湛然諸僧皆以爲異人後十餘年不衰尚能說毗盧萬瀑之勝歷歷可聞士大夫與居士善者皆奇異之遂歸爲仙媪媪嘗語居士曰媪聞佛氏語有輪回六道媪平生無寃業必不作禽獸昆虫死苟爲男子不願公卿大人但願生中國遍觀天下名山大川何其奇且壯也媪生於崇禎再庚午正月二日歿於丙戌三月十六日得年七十七葬于坡州焚脩院向某之岡卽居士先墓下數十百步也居士爲媪眠三月作銘而藏諸幽銘

曰

五嶽之巔四海之濱閻浩刼而精不湮若有人兮如翕尚皆知其爲仙媼之後身

將仕郎莊陵叅奉韓君墓碣銘

關北舊鞨羇境 國朝拓六鎭垂三百年人文貿貿農巖金文簡公嘗以兵馬評事聚縫掖訓誨得松巖李載亨極奬詡遂有名當世以遺逸登臺省時有鳳巖韓夢麟幾與之齊稱其門人叅奉韓君孝友篤行久爲一方師表北俗始知學問君諱汝斗字聖八西原人十世祖同知敦寧府事元吉謫鍾城仍居高祖

學生山崖曾祖義興衛左部將德祖祖采遠僉節制
使克增考通德郎昌傑妣陽川許氏參奉垕之女君
以　肅宗丁亥十一月二十二日生早孤事母孝七
歲母病問醫長者戲謂母病針其子立瘳即願受針
故試其誠當刺不畏縮家貧躬漁獵供甘旨母久病
泄篤時隆寒沐浴禱天嘗糞驗疾夜不解衣十年如
一日既喪哀毀廬居去墓遠三年無寒暑風雨日上
墓伏泣草爲枯不生有病婦貧甚体親意與共衣食
無少異嘗值田蝗躬往撫粟穗泣曰種粟爲粢盛蝗
食何以祭淚簌簌下既而四疇災遍獨君田得熟人

異之名其田曰韓孝子絲田幼失學旣長發憤從師
窮探性理旁治擧子業辛酉中生員試丙寅除 莊
陵祭奉不仕家居教授諸生誘掖甚勤六州人士成
就者出門下嘗陳章請 賜忠烈祠揭額蒙 優批
以慶興 聖祖肇基疏請立碑年凶又陳章請移粟
活民納設文會堂聚群儒勸課主其事本道以孝廉
聞 賜米廩嘉道臣御史交上薦剡京洛士大夫皆
聞風慕之女壻南溟學嘗以寢郞入 侍 上問北
士至君名 上知之此所謂九皐聲聞者非耶以年
七十八甲辰二月初八日終脩然無怛化意六州無

遠近悲痛如親戚相吊以斯文無托葬于小白山下
坐辛原配金海金氏學生允履女無子有一女娶從
弟汝台子道由爲嗣女適縣監南溟學即嘗爲寢郎
者道由娶寧越朱命顯女生三男二女男長時謙次
時中次時夏二女幼縣監一男二女男陽中女適士
人金豊澤金光學余以評事歷江上諸郡所在見多
士抱狀八謁願以君孝行登聞冀蒙施贈雖拘格不
行而心異之恨未及見也既而南生陽中持家狀乞
銘惜乎君以勤學實行冠一道赫然有聲獨不得如
金文簡闌發松巖而嶺以北士林之談義理尚禮讓

挾冊操觚能知學而仕者皆其教所及又安用虛名哉古之位卿相而無功澤及人者可愧也已君嘗自號睡軒豈其意惡世人巧鑿欲取其混沌而寓之睡鄉歟悲夫銘曰

白山之陽滄海之濱若斧其封賢士攸藏我銘片石顯玆幽光

庶尹趙公墓誌銘

古之用人必先試民卿大夫多由循良吏進叔季澆漓士以空言取宰相吏不勸而民益困治道遂不古有如京兆少尹趙公明習吏事以剛核著名而由蔭

遂卒不施其用深知公者為世道嗟惜非為公也公
諱鎭憲字叔度豊壤人舉進士筮仕内而童蒙教官
義禁府都事翊衛司副率軍資監主簿刑曹佐郎尚
衣院主簿刑曹正郎司饔院僉正漢城府庶尹惠局
郎外而新溪縣令韓山郡守皆滿考禮山縣監金浦
郡守並不赴古阜郡守數考辭遆交河郡守又不赴
嘗以教官勤課登　筵蒙　天褒賜橘在金吾刑曹
猾吏皆慴服　上親臨訊囚辭令出諸郎曹廷中屬
目稱之在惠局胥吏皆權貴家人舞文習奸視郎官
如無獨畏公弊多革祛新溪興學均賦限里簽丁設

庫蠲役峽田有漏稅報度支歸惟正蓋韓山境多巨
室為吏民弊藪絕不撓法橫亂者皆屏息郡設鄉試
下令申諭多士息鬧不敢亂期滿適年荒設賑按使
從民願請仍　朝廷許之拯濟累數千人將歸闔境
如失父母擁馬不得行既而磨崖為碑蓋古阜倉吏
皆鼠蠹一申令積逋皆充郡有忠臣金千鎰宋象賢
廟修葺以風之既歸有去思臺一時稱吏治必先舉
公而未大施末年除交河辭　陛入侍上教曰遞部
輙除趙某殘邑其詎勸將　命仍惠局郎　上以累
郡治最欲大試未幾公病歿惜哉公以　英廟丙午

五月二十五日生以壬寅十一月十六日卒葬楊州
廣巖里先山乾坐原始祖高麗侍中諱孟戒　朝漢
平君諱益貞典翰諱宗敬舍人諱廷桄校理諱守巽
豐安君諱瑜皆顯祖也曾祖諱道輔都正贈左贊成
祖諱尚綗副正考諱榮正郎妣太淑人全州李氏廣
平大君璵之後通德郎顯采女公配淑人全州李氏
贈吏曹參判墉之女甲辰十月初三日卒己酉五月
初三日葬與公同窆有婦德無子子仲弟鎮亭子哲
永有二女長適士人尹致常次適生員徐有望有側
出子澤永余少赴禮闈見公諸生中秀眉方面目烽

然草表箋如飛深惜其低佃下僚聞公治郡擿發如
神所到精米必頓變威轂及他境益恨其未大展也
旣而余以公姪女爲子婦深知公内行純篤事繼妣
太淑人至孝兩旁侍公舉火終公身居家肅嚴如朝
廷平生無嗜好不交遊未俗多標榜而超然無累嘗
訪公問疾小屋圖書庭除花木蕭然令人少塵想余
之賢其行而服其操非但文藝政術而已去不能用
公而上獨惜其屈余恨治道之不古重爲公惜之
銘曰
龔黄未必有文華盧陽未必有操行惟公之才之賢

蓋得之於天性局騏步於鹽車荷上天之深知銘公
墓而無愧庶幾永有徵於我辭

季舅通德郎金公行狀

公姓金氏諱升曾字聖庸上世清風郡人始顯麗朝
門下侍中諱大猷入我 朝有諱灌戶曹叅議有諱
義之觀察使至公高祖諱仁伯力學不仕 贈吏曹
判書曾祖諱克亨以學行登薦官工曹正郎 贈左
贊成祖諱洵同知敦寧府事考諱㮙左承旨 贈吏
曹叅判妣貞夫人達城徐氏漢城府庶尹
判書諱宗積女也公以 肅廟丙申九月二十日生

旣長承旨公從弟節度使諱榑無子以公為嗣節度公考諱涀即同敦公弟有學行以疾不仕節度公配貞夫人鎮川張氏成均生員重栻女也公兄弟姊妹七人公序在季性通敏且至孝承旨公甚愛之七歲承旨公言事謫關塞公匹馬奉太夫人從行數千里北至靺鞨境三年而歸十二歲承旨公歿哭泣持制如成人弔者哀之時伯氏已早歿事仲氏甚嚴不以早孤不學為太夫人憂服闋而娶與仲氏奉太夫人居廣陵田舍課農躬桑以供甘旨公配賢亦能饁田饋蠶每以時節備膳羞為太夫人壽隣里稱公有董

子之孝公配有少君之風云及為節度公嗣公年已二十餘以儒雅處幹黏閒承意怡愉節度公嘗稱其孝曰吾無子勝有子也嘗随節度公州府邊閫泊然處深室節度公輒詢以軍務大政公或以色辭助節度公意及仲氏筮仕居京叔氏亦居相延公日往來省侍太夫人退與諸兄弟相樂愛諸姪如子諄諄以善言教導之既而居節度公憂哀毀盡禮服闋又居張夫人憂凡饋奠祭祀務蠲潔躬自洒滌誠意謁然有發外者時仲氏宰湖郡奉太夫人往公特制不得就官府太夫人思念公歸京第公朝夕來省太夫

人喜曰吾受專城養猶以汝不在不樂也公治舉子
業以求策名為太夫人歡竟不得意年至四十且無
丈夫子欝欝以為憂乙亥秋感疾時太夫人在湖府
公自知不起南望泣曰我死何以報慈氏嘗憂無嗣
欲取叔氏郡守公子為嗣時郡守公亦宰嶺縣公遂
為書以定嗣之意竟以八月二十日歿享年纔四十
以十月某日葬之于廣州紫陽洞之某岡公配恭人
趙氏籍咸安右承旨榮世女也幼而至孝十四歲考
承旨公歿潛授井幾殊母夫人救之得活旣嫁事姑
徐夫人愛敬備至嘗歸寧得美肉不忍食時當暑終

夜不交睫扇內而凉之走人供朝廚及公為節度公
嗣事之無間及公歿恭人五日不飲七月不粒食一
意殉從有可以質鬼神而透金石親黨慰諭以無死
輒歎曰女有三從我皆絕復何以生為申公遺意貽
書於公兄郡守公乞早定嗣既諾歎曰定嗣吾事畢
不可一日苟生但當歲時我死廢祭祀不敢也命侍
婢治斂衣以丙子二月二十一日自盡既歛得遺書
於床下書戒嗣子奉先祀無慢痛公厚德無嗣語悲
切人讀之無不涕下又有書上徐夫人曰死固自樂
願勿以為慽而壽無疆又得一緘封皆兩家尊章書

牘首尾二十年隻字無遺蓋命殉葬也宗黨隣里欲
爲狀登聞以請䘏典而未果行是年四月葬從公墓
恭人有二女繼子致聖即公遺命所定也致聖縣
監宋宜孫女一女適士人尹某二女適士人李某嗚
呼余爲公婿子也尚記髫髮就外氏養王母徐夫人
在堂諸舅姨環侍公與我慈氏爲嬰兒戲夫人笑欣
然以爲樂時余幼尚能知公之孝於親旣而聞先妣
稱公之賢曰是弟爲先君所最愛六七歲能解文先
君嘗詣臺還輒取袖中奏簡知是日論某事讀與我
聽少我三歲自幼共遊戲未嘗先我食孝友天性也

余亦竊覵公事我先妣甚敬先妣嘗病癰艾灸公輒護持如己痌至爲之泣時余纔成童尚能知公之友於兄弟及公歿見恭人水飲至二百餘日無少異時冬寒不爨不爐苫塊淚成氷惕然不忍見終至自盡而以死爲樂余固服恭人之烈亦服公天畀孝友之至有以匹美於恭人之烈也公歿之十餘年公嗣致聖以余先妣子知公終始且欲據先妣言屬以爲狀狀未成而忽哭先妣嗚呼痛哉致聖復申益勤余不死忍紀先妣行而又何忍不爲公狀也謹以余所嘗聞於先妣而服公者略據爲狀因竊惟念古人如孟

郊不過以詞藻小技歿為君子之所悲至有私謚稱貞曜先生退之作銘至今在人耳目山南崔氏婦以孝謹之行朱文公編之小學人皆誦之若公之賢非詞藻者比恭人之烈又豈比崔氏婦哉而去又無退之之文公何也豈以公之賢與恭人之烈終無聞於後世也此固當去仁人之責而終有望於後之君子也

庚寅端陽塲姪青松沈樂洙謹狀

恩坡散稿卷之五終